

五十年不變的老夫子 第二代王澤的幽默智慧

港人的童年回憶中，怎會缺少老夫子漫畫的記憶？這個逗趣、幽默又地地道道屬於香港人的漫畫角色，自1963年面世，伴隨幾代人成長，更是現時香港出版歷史最長的漫畫。時光荏苒，老夫子五十歲了，王澤父子兩代人的創作沿襲，賦予了這個角色持久的生命力。

藉老夫子走過半個世紀之際，屯門市廣場於新春期間舉辦《屯門市廣場×老夫子「禧」戲五十年》主題展覽，展品包括第一代作者王澤（真名王家禧）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手稿真品、絕版漫畫及公仔產品，我們也走近老夫子第二代作者王澤（王家禧兒子），聆聽他與老夫子的創作緣分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：莫雪芝



穿中式長袍馬褂、頭頂瓜皮小帽、腳上穿一對功夫鞋的老夫子形象，或許會給人很直觀的「傳統」印象。但在第二代王澤看來，「老夫子從來沒傳統過，它只是樣子給人傳統的感覺。」

年過六旬的王澤不但容光煥發，且談吐間字字句句都散發出幽默感。他身上有種漫畫家獨有的舉重若輕——少許玩世不恭，更多輕鬆自如。他認為，傳統是個很大很重的文化觀念，但老夫子其實很輕鬆。「老夫子只不過是個漫畫人物，以前我父親王家禧着手畫了幾十年，他那人天性就熱衷於搞笑，一群朋友聚在一起時，他最喜歡講笑，而他自己又喜歡畫漫畫，讓人開心。」王澤相信，父親創造這個漫畫形象時，並未考慮過要賦予其重大的意義，或是要變成偉大的漫畫家。「父親只不過是個喜歡畫漫畫、又有漫畫天分的普通人。」

幾十年下來，老夫子廣受歡迎，當中的哲學其實相當簡單。「對人來講，生活很緊張、壓力很大，而四格漫畫恰恰很輕鬆。」所以在王澤繼承父親的創作時，更多考慮的也是「希望普通人看完後心情愉快。」且他更希望將這份心情傳達給小朋友。「因為小孩成長過程中有幽默感的話，長大可能會交到更多朋友。他們現在的生活太緊張，考試、上課、考試、上課、考試……」而《老夫子》漫畫中「笑學成語」的傳統，也能激發孩子們的興趣，王澤自嘲「這麼多年「糟蹋」了不少中國成語。」

子承父業是種「傳染病」

生於天津、學於香港、深造於美國的王澤，在父親年紀稍長後，子承父業成立了老夫子漫畫工作室。如今的《老夫子》不但笑料百出，且極富時代感。王澤也戲謔地表示，延續父親的漫畫事業，其實就像「傳染病」般的自然而然。



老夫子的周邊產品。

「就像是流行性感冒，父親有這樣的感冒，之後一點一點再傳染給我。」老夫子還是老夫子，個性、表現並未改變，變的只是不同時代下的不同感覺。「我父親做的是他的理想，而我實現的，是我今日的希望。」儘管過去「老夫子」在漫畫中是和大蕃薯一起吃大排檔，而如今去意大利餐，他依舊是那個老夫子——甚至固定的女朋友也還是陳小姐。

老夫子五十周年，他在人們心目中儼然是懷舊的icon。但王澤卻將「懷舊」二字看得很淡。

他說：「我覺得人們要懷舊是他們要懷舊，但對我來說，老夫子五十周年和六十周年並無區別，我們會看前面，而不是懷舊。」唯一的感觸或許是：「曾經有個人，以我的名字為筆名去畫老夫子，貢獻了他的漫畫天才，而很多人也喜歡。這個人很重要也很厲害，他是我的父親。」同時，他也希望更多人知道，「我們今天繼續創作老夫子漫畫，是想貢獻和分享更多笑料給今天的人，成年人、成功的人、年輕人、小朋友……總之只要大家喜歡，就會一直做下去。」

漫畫家不會想那麼多

王澤給人最大的感受是，他全身上下都散發着幽默的細胞。那麼幽默究竟對他而言意味着甚麼？

「幽默是無國界也沒有時間分界的，有些笑料三年前就已經很好笑。其實幽

默有定義嗎？我不覺得有。」在他看來，幽默就是好笑、逗趣、有點不正常，甚至有點神經病。幽默不需要靈感，笑料在身邊俯拾皆是——廚房、街邊、隔壁住了一個八婆……生活中的一切事物，只要將它看成是笑話，就會好笑。

或許旁人看來，漫畫家是一份頗為辛苦的職業，但王澤認為：「如果覺得辛苦，我根本無法生存下去。我們畫漫畫的工作時間長，和其他創作類的工作一樣，但相比起畫家、音樂家、電影導演，漫畫家更需要自己做得開心。」

「別人看可能覺得很辛苦，譬如明天要交稿子，今天晚上在工作室要做到凌晨4點鐘，那我就會先出去宵夜喝啤酒、喝完回來開始工作，6點鐘準時交稿。」對有些人來說，不睡覺可能是種辛苦，但對王澤來說，出去宵夜順便喝酒回來之後畫畫是件很high的事。「如果我把畫漫畫這件事，當成老闆催稿、加班、又沒加班費、兩點鐘還不能回家，那麼這件事很難完成。」特別因為它是漫畫，漫畫需要的是很開心的氣氛。

漫畫家更需要有直覺。王澤認為，不同工作有不同的分量。譬如寫一本小说，作家的計劃可能是要寫一年半、每天寫三千字；拍電影幾乎更可以估計到電影時長、投資與產出等等。「但漫畫就是單線條，就是要在很短時間內完成笑料，很多時候要用直覺去讓大家開心。」

如果缺乏直覺，事情就會變得複雜。第一步要怎麼做？這種筆是否適合這種線條？考慮得太多對漫畫創作來說絕對不是好事。按王澤的話說：「最好的方法就是像十個月、一歲左右的小朋友那樣，話講不清楚、走路都有問題，但他已經會畫太陽、媽媽、大樹、小貓。」畫畫是一種非常原始的本能，是很直接的。「如果要分析漫畫、藝術、貢獻整個人類方法論那些複雜的事，就無法再畫畫。」

他說：「愈直接、愈直覺愈好。我真的無法去想太多。我們喜歡漫畫，是因為可以分享無稽之談。」整個團隊帶點神經質地天馬行空放膽去想。「當然，有些漫畫家要去反映社會的腐敗、沉

淪、罪惡，然後創造蝙蝠俠式的人物拯救城市、打擊不良分子，那是另一種漫畫。但我們的漫畫是幽默、輕鬆的。」王澤再次哈哈大笑。「他們那種工作大概比較刺激，但我這個年紀，再受這麼多刺激，可能會得心臟病，所以還是幽默吧。」

只想一直讓人開心

談到香港本土漫畫，王澤認為，每個城市、地區、民族，每種傳統都不同，因而每個地域的漫畫更不需要一致。「香港年輕的漫畫家愈來愈多，很多也懂得發揮自己的想法，無論風格上還是講故事的方法，種類都非常多。」加之時代已經不同，幾十年前上百年前，他父親那一代漫畫家的辛苦境遇，如今已經翻天覆地。「漫畫在舊社會甚麼都不是，但現在，卡通、電影、網絡遊戲，全部都是漫畫。只要社會制度能給年輕漫畫家更多機會，他們會做得很好。」他又笑着補充：「既然香港的股票市場這麼大，漫畫市場也完全可以做大嘛。」

不少人認為老夫子身上體現出香港精神。當然王澤也高興與人們認為老夫子可以代表香港，但他更強調：「它除了屬於香港，從世界各地的網絡和手機上都能下載，南非、美國讀者也看得懂。」幽默有文化差異嗎？幽默是一種共同的氣質，它不是理性化，也不可能被理性化。所以王澤很怕別人硬說老夫子「代表中國人的傳統」，倘若有人向他考據老夫子穿的服裝是否具有傳統文化意義，他一定會建議他去問人類學家、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專家等學者。「這種問題可能真的不適合漫畫家，因為我們好忙，也真的沒辦法想這麼多。」

「如果我們可以一直讓人開心，就可以繼續做下去。」如今王澤希望的是更多人參與其中，「這樣以後我不做，也會有人繼續去做。」老夫子永遠不會被限制、被框在某種邏輯中，它可以是漫畫，也可以是網絡遊戲、電子書、3D電影，甚至有一天還可能衍生成「老夫子和吸血鬼」的「中西合璧」。

對王澤來說，唯一不變的是《老夫子》始終是興趣所至，以及帶給讀者愉快心情的幽默泉源。



台灣著名青花瓷藝術家楊莉莉。

楊莉莉的青花瓷藝術

以藍彩為主調、講究工藝手法，以及圖案豐富的青花瓷是中國傳統工藝品，不僅是中國文化的傳統精髓，也是王室貴族的收藏品。青衣城邀請台灣著名青花瓷藝術家楊莉莉來港舉行展覽，通過精心擺設的華麗青花瓷藝術佈置，令人感受中國傳統藝術之美。楊莉莉的創作中，青花瓷融入中國水墨畫之筆意，以中國傳統的吉祥元素為繪畫主題，明淨素雅，映襯出清雅的新春氣氛。

首次來港展出作品的楊莉莉，擁有逾三十年的創作經驗，於國內外舉辦個展十數次，曾受邀設計台灣「總統府」的「國宴」餐具，並有多項作品於台北鶯歌陶瓷博物館典藏。她筆下的青花圖案，以民間剪紙藝術為藍圖，用線條勾勒出金魚、芙蓉及著名的「胖娃娃」，圖案細緻典雅，栩栩如生。

而這次展覽也體現了她對藝術與生活相結合的「藝術即生活」理念：場內擺放了二十多款她過往的作品，大多是實用的陶瓷創作，如：圓珠筆、陶瓷釘書機及陶瓷牙刷，青花藝術被廣泛運用到日常生活中。當中更有楊莉莉所設計的「國宴」餐具，以設計美感見稱的「蝴蝶系列」，將如意變形、採用不對稱的畫法，令繪畫更具意境，成為她另一個招牌圖案。



楊莉莉的青花瓷茶海（連木箱）。

文：賈選凝

對談青花瓷之路

三十年的青花瓷創作生涯， 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？

楊：十七歲的時候我就進入北投的陶瓷廠當畫工，組長畫一個圖案，我就照着描繪，不斷複製，從而對陶瓷繪畫產生了興趣。後來發現自己不只為求賺錢餬口，更希望能學到各式各樣的技巧，用眼睛看、用耳朵聽、用手實做。之後，還拜師學工筆畫，令畫藝日益精湛。當時的自己像個四處「提劍比武」的人，挑戰台灣大小美展，成績亮眼。三十餘歲時，我帶著僅有的新台幣二十萬元來到鶯歌，一邊工作一邊獨力照顧年幼的孩子，兒子幸福的睡臉成為我的創作主題，也成為往後「楊莉莉青花」最大的特色。我兜了一大圈，才走上創作之路。但這些路，卻不是「冤枉路」，這段經歷開了我的眼界，造就了今天的我。

這次的展覽作品，有甚麼特點？

楊：青花瓷器始於中國古代唐宋時期，備受人們喜愛，成為帝王妃嬪、達官貴人的必備之物。中國傳統民間藝術對我的創作風格有深刻的影響，在這次展覽中，我將會在青衣城即場繪畫一幅四米、闊二米的大型青花瓷畫，以蝴蝶及玫瑰花為主題——由於情人節將至，玫瑰花在西方文化中代表浪漫。這是首次到香港展出作品，藉香港國際化形象的門檻，希望中國青花瓷藝術與西方文化可以完美融合，令觀賞的人有一種新的視覺感受，亦能將青花藝術推廣至世界各地。

對你而言，青花瓷創作的吸引力是甚麼？

楊：青花瓷藝術擁有千變萬化的可行性——以生活為宗旨，不固步於青花瓷的彩繪燒製，而是肩負着創新改造傳統的使命，不講艱深難懂的意境格局，而是以平易近人的手法，注入青花藝術的雅致與凝練。對我而言，青花最大的魅力是，能夠將藝術與生活結合。我願以青花為經緯，期望人人都能體會到「生活有藝術」，並進而達到「藝術即生活」的狀態。

這次展期很長，而且是在農曆新年期間（即日起至24/2），我希望能夠有更多人學會欣賞青花瓷藝術。在這次活動期間，我亦會教授一班藝術系的年輕人繪畫青花瓷，希望藉此推廣青花瓷藝術文化，亦希望能與香港年輕人交流藝術心得。



青花瓷杯墊